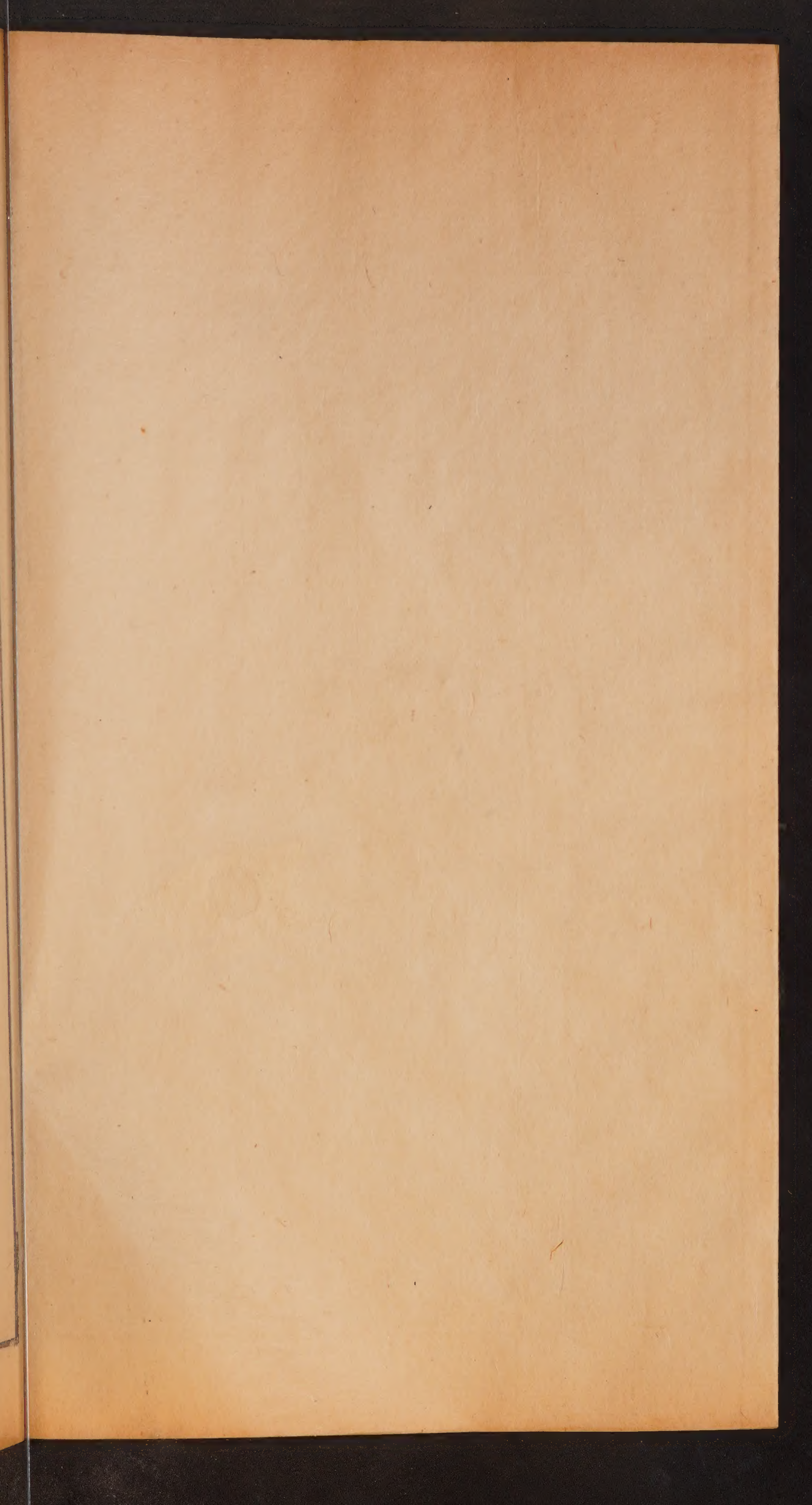




古色蒼然神味黯然而手骨尤極其高勁三百年來第一大作手

縱橫離合極神化之妙而骨力峻絕精彩沉雄直可馳騁千秋昌黎而下未易言對手也何等法度

送都御史王公移鎮陝以西序

都御史王公巡撫河南之明年是爲嘉靖甲申　詔乃移公于陝西於是河南藩臬長貳百司庶尹暨郡邑之吏罔不愕然相顧失色曰撫公之蒞茲邦也民紓盜息四境告寧吏嚴于條官守其程乃今一旦移而之西如吾民何李子曰出入無常者王臣之體也守之以恒者侯邦之義也是故封疆有吏軍刑各職或其舛也則王臣者出而臨焉無常員也事定則返無限年也有他委則移之無專方也今之撫臣固出而臨者也故其體不能不異且以民言之河與陝奚

引旦奭以美王公非以爲誇也期之也

閑映鎖合處極整而不板盖運筆之化也

其轉折頓挫照應之法非深思不識

殊矣昔者周之定天下也陝以西旦主焉陝以東奭主焉河之南固陝之東也安知今天子不以旦奭待我公哉抑聞之時有利阻勢有夷險事有難易才有偏兼故用才以兼則改難爲易化險爲夷變阻爲利此因時順勢謀事之大端也陝以西險塞之國也羌胡是界甲兵所急故其事難賦役煩瑣調度頻複故其時阻不有兼材鮮克濟之矣予故謂王公移鎮於西者用其兼也亦以旦奭之業望之也或曰地遠者疎位崇者危名高者姤昔馮異之鎮關中也謗書盈篋使非光武之明雖欲以兼制難乘利固險樹勳

辭語嚴正可以不靡

一篇似極贊王公然實推美處止于民紓盜息四語耳可見徒以美言吝人則文章弗貴信夫

復用涵泳法收結全篇絕無滲漏而讀者全然不覺所以爲妙

流聲吾恐寇恂無河內之借而樂毅有辭燕之書也李子曰蹇蹇匪躬者王臣之義也夷險弗避者君子之節也進止以時者賢聖之行也故成王能君召公思歸而旦有君奭之篇今以王公之兼才必入而委之保傅夾輔之任陝以西豈久居公哉於是冬十月初吉諸邦侯餞公大梁之郊觴三行各稱詩諭志焉藩使杭公歌曰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公之莫留也臬使張公歌曰周邦咸喜戎有良翰言西之人懽也諸寮佐則賡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言河與陝均也

張以忠曰體嚴局整神圓法化其韵調尤稱卓絶

又曰此文極峻毅中自極雍雅古而法典而嚴

文章至此直造絶巘窮巖令後之作者無處

下手宜于鱗諸子莫敢與並軫爭塗也

此極正極奇文字總括一篇之旨後逐段分應之

三段氣骨高凝詞局整鍊而古色映照尤妙

雖每段照應而運筆如貫珠絕無痕迹

李君陞按察司僉事兵屯潁上序

兵刑天下之忌器也然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兵一日而無食能使兵足於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何則專其事則有緒而易理責衆則勞倍而鮮功昔周成康之世刑措四十餘年不用可謂極治然猶羽旄章于禮器干戚存乎樂舞兵車藏於比閭故曰聖王能使人不犯刑而不能使天下無兵當是之時四夷賓服干戈朽于武庫然猶歲終計盈縮九年論耕畜故曰能使兵設而不用而不能使一日而無食及其立官則

氣極安閒而筆其緊湊

無此一宕不惟文氣太促而轉筆亦少味

又分照上面整暇之中妙極變化

司寇司刑司馬司兵司徒司食故曰能使兵足于食而不能不分之以官今按察提刑官也益之以軍馬城池則司馬事也又埤之以屯田則司徒事也是故其境內刑有弗允以問司寇司寇乃下而問按察食有弗給以問司徒司徒乃亦下而問按察按察所主之境地誠狹也兵少也屯寡也猶之可也今李君主頼上之境兵地跨江淮邊四省而犬牙民健訟而善潛非必[illegible]獄以隔別雖小亦頻年無了期李君信善刑然能[illegible]之咸允乎蓋所轄衛兵卒萬計其官率各奴戮魚[illegible]之又素跋扈稍繩則亢大繩則訐更大則

又結又轉就李君身上發揮按脉布調極圓極密

今天子以下他人必直說刑與兵食此又斡轉去

計脫之君卽善兵能必其無不修乎又屯田疲弱不盡墾豪强占膏腴租入或於私門逋欠積而牽連李君卽善調食然又能必其無不給乎余故曰責衆則勞倍而鮮功雖然得其本萬事理李君固明恕剛愼人也識高而變通夫明恕剛愼者政之本也識高變通者才之緒也以此治事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乎且君故爲司寇屬至著也又出而知陳州矣此所謂賢練之吏也如此而尚有不允不修不給者吾弗信之矣今　天子夬夬明斷方袪故布新他日或問江淮間刑于司寇司寇誠對曰允矣問兵司馬誠對曰

又如此挽上奇絶

融結章首意神奇渾化而意更含蓄感而不傷

修矣問食司徒誠對曰給矣又咸曰此兼衆責而能功者也則君不謂之得其本者而誰邪三卿者佐令天子用之天下者誠皆有本者也則刑不可使之犯兵可設而不用食可無不足也此所謂聖王之治也

張以忠曰高才偉識峻詞古調矩度繩尺匠心鎔鑄獨出體裁自稱傑筆

戰國策載一代之事辭則一代之史也其文斷不可以不傳

觀篇中所云四尚覺戰國文之所以傳且述者已盡于此

頓挫之中運筆自化

善讀戰國策

刻戰國策序

嘉靖二年秋七月。河南省刻其戰國策成。或問戰國策畔經離道之書也。然而天下傳焉。後世述焉。何也。李子曰。策有四尚。尚一足傳。傳斯述矣。況四乎。四者何也。錄往者迹其事。考世者證其變。攻文者模其辭。好謀者襲其智。襲智者譎。模辭者巧。證變者會。迹事者該。是故述者尚之。君子斥焉。斥者何也。以比之經則畔。揆之道則離也。自秦籍之焚也。三代之迹蕪矣。是策也。國列政具。巨旿（音午明也）細昈（音戶明也）。亦人詳物蕞。采之足以備史。資之足以弘識。記之博洽。談之奇詭。

直布四段而神脉貫洽絕不留接續痕跡

正義嚴詞

故曰迹事者該而其爲書也立縱橫倡押闔勢利啖軋（音押）讒誑傾奪無復廉恥是非之心今觀其時如羣見一餅爭獲自矜於乎先王之禮樂刑政至是乎蕪矣故曰證變者會遂使仁義晦塞橫議膠固申韓爲哲儀秦是師狙詐者理其緒揣摩者竊其矩陷擠者規其險諺詖者程其欺故曰襲智者譎文叔有言高下相求陽縱陰閉其情隱其辭妙是策也有覓日之難辯而一言之遂白者是以文卿墨儒服其意淵躭其體簡轉者法其宛諦者祖其透蓋言巧也故曰模辭者巧李子曰予讀戰國策而知經之難明也經不

俗成于尚士夫子緣是今時第一藥石然古今莫以易也

推佛老之害足徵公學術醇正識議不可磨

感慨含蓄

明則道不行何則巧以賊拙譎以妨直時變世悲傷往憂來夫俗成於尚士壞於緣尚者樂其同緣者憚其改傳者安於習述者狃於襲雖知其非駸駸入之矣佛老其類也或問周何以有戰國也李子曰文禍之也先王以禮之必文也制辭焉出乎邇加乎遠通乎其事達諸其政廣之天下益矣於是重辭焉流之春秋號曰辭令其末也弊巧譎相射遂爲戰國曰讀其書者誠文焉可矣不駸駸入之乎李子曰嗟予曷知哉予曷知哉反古之道者忠焉質焉或可矣是年也監察御史澶州王君會按河南則謂李子曰史之

義。得失列。刻其策以觀來者。曾氏所謂因以爲戒者也。

張以忠曰鏗鏘古鬱俯瞰韓歐

又曰鑄詞嚴古運想精晝結調沉雄人巧天工

兩臻其極

陳思王集序

予讀植詩至瑟調怨歌贈白馬浮萍等篇暨觀求試審舉等篇未嘗不泫然出涕也曰嗟乎植其音惋其情危其言憤切而有餘悲殆處危疑之際者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先王之建國也重本以制外敦睦以序理然後疎戚有等治具可張故曰九族既睦平章百姓又曰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魏操以雄詐智力盜取神器丕席父業逼禪據尊乃不趨時改行效重本敦族之計而以凋剪枝榦委心異族有弟如植俾之危疑禁錮覩事扼腕至於長歎流涕轉徙悲歌

曹植與丕同母弟也丕受禪二年監國謁者希指論劾其罪召至欲誅之以太后故得免然廢黜禁錮屢瀕于死蓋深憾植有奪嫡之謀也攷之于史植性簡易不治威儀初非有心奪嫡者王仲淹以植爲三以天下讓寔是徵顯闡幽之

論非溢詞也所謂以天下讓正在此

多悲婉悽愴之致而文亦古勁

不能自已嗟乎予於是知魏之不競矣且以植之賢稍自矜飾奪儲特反掌耳而乃縱酒刻晦以明已無上兄之心善乎文中子曰陳思王達理者也以天下讓而猶衷曲莫白窘迫歿身至今萁豆之吟嗟吁之歌令人慘不忍讀丕之於兄弟誠薄矣嗟乎此魏之所以為魏也又按植審舉表云權之所在雖疎必植勢之所去雖親必輕予嘗撫卷歎息以為名言其又曰取齊者田族分晉者趙魏意若暗指司馬氏者歟號明主乃竟亦不悟卒使植憤悶廢疾而死而或以為扶蘇殺而秦滅季札藏而吳亂天之意非為扶蘇

結調蒼

季札將以滅秦而亂吳也若是則魏之不能用植固亦天棄之矣然乎又獨怪操之能生植焉豈亦所謂不係世類者哉

張以忠曰古聲鏗鏘筆高識老

又曰世之深惜植者以植美才不試且逼禪之舉與植無與耳不知植唯不得爲嗣也如嗣掾得王則纂漢自帝豈在丕後且又無悒鬱不得志之懷發抒篇章播藻流韻以爲世鑒賞方且被惡名而又惡足惜也則植之不得爲嫡嗣固又植之幸也哉



卓絕之調鉅麗之辭宏偉之筆古欝之氣即柳州先生諸記亦不能越軫而馳

此文駕軼宋唐追踪秦漢堪與伯仲者意惟孫卿自餘諸子亦非倫匹

觀風亭記

亭在風穴之山迴峻峭削環千里而孤者也形拓勢積靈秀出沒登之日豁神迅志搖襟擴嘉靖七年夏監察御史譚子巡而歷汝而游于亭乃俛首而嘆曰嗟美哉山河弗改世代遷矣吾其觀哉以問分守伍君曰天地既中風雨時會卜洛定郟表方測景吾觀其時譚子曰美哉是古今之慨也以問分巡王君曰冠嵩帶汝伊闕我　朝沃野廣麓樵獵樹藝吾觀其土譚子曰美哉是利用之思也二公于是避席而請曰敢問先生何觀也譚子曰谽谺窈如噫如噴如嘘

高華老潔兼盡其神

緩急疾徐一一合度

闡發觀風兩字義精析玄暢議論極大筆力極高

如吾觀其風曰風者何也譚子不答它日二君遇空同子述其事空同子曰美哉觀各得其職矣雖然風其大乎夫天下之氣必有爲之先者而鼓之則莫神于風故飈飈乎莫知所從渢渢乎莫知所被溜溜乎莫知其終也其德巽故其入深其幾微故入物而物不自知其行疾徐故其入不齊其變也乖和殊故物有瘠腴純駁性隨之矣性發情逸淳澆是效而俗隨之矣俗沿習成美惡相安而政隨之矣是故先王知風之神也于是節八音以行八風然患其乖也于是使陳詩觀焉詩者風之所由形也故觀其詩以知其

急轉神脉緊
掉體局淵宏

迴旋典奥手
神儁拔而筆
力勁爽

政觀其政以知其俗觀其俗以知其性觀其性以知其風于是彰美而癉惡湔澣而培淳廸純以劑其駁而後化可行也夫監察者固舉刺之要臣以風爲觀者也然登其亭履其穴而後嘆何也天下未有不觸而動者也觸以動嘆叩而不答臣之要也得其職矣職神于風故稱大焉雖然二君不小矣昔者文王之化行也不自汝墳始乎今之汝固古之汝汝之土猶古之土也昔者風之南也蔽芾甘棠詠愛也守之行也野有死麕歌嚴也廵之政也監察臨之二君行之何患乎非時故曰斯民也三代之所以直道而行也

二君曰美哉空同子之言風也請諸監察以名其亭
列之堅石

張以忠曰文極峻鍊而雋氣行乎其中故莊嚴風雅
兩臻其妙

又曰古來無此格調先生創爲之馳騁上下莫
敢並能

爲人臣子立、八本朝者宜日讀此文數過

今之臣子唯諾苟容縱有稍敢言者彈章日上而植黨遂私者什九求其氣直蓋寡矣況心乎

直臣字義

舉人吴廷對字直臣李子曰字直臣何也吴生曰廷對者對於廷之名對不直不可以爲臣故曰直臣李子曰生奚直焉吴生瞿然避席而請曰直不同乎李子曰夫博問强記奮辭而駭人曰我能爲逢爲干此其直以言也而未必有諸氣天威臨于上斧鉞在側鼎鑊在前揚眉吐膽能批逆鱗觸忌諱屹然山立此其氣直矣然退而悔焉不可謂心也古之直也莫如史魚孔子贊魚曰邦有道如矢邦無道如矢是矣乃他日又曰邦無道危行言孫孫者非直之反乎子讀

此轉更曲盡直字之義、

喻妙

今日朝紳讀此應亦刺心

易乎王臣蹇蹇直矣又曰遇主于巷又曰納約自牖一何曲而徐也夫水性曲而木則直二者愚夫愚婦所知也木生石底不側出不獲達而建瓴屋脊水之下也雖賁獲之勇不能使之曲也故臣無二道而直有五義一曰言二曰氣三曰心四曰時五曰勢生也奚直焉吳生曰願聞其詳李子曰夫直人者未有不自直者也故隱汚之行行於家而光大之議揚於國共驩其身而以堯舜之道責君者此所謂言直者也非直之實也故言者其華也氣者其充也心者本也時者逢也勢者用也故直言者必氣直氣者必心識

証確

結法妙極潔廻前人無此繩尺可謂神奇

時者先機審勢者有為五者不能全則聖矣殷之三仁或去或不去孔子之無可無不可是也孟子論氣曰直養而無害易曰敬以直內學之事也通乎上下者也生也奚直焉吳生於是俯而思仰而歎曰大哉對也往謂臣之直也問焉如黃焉已矣諍焉如雲焉已矣犯焉如允語黑子言焉已矣而不知直之義若是浩也乃今聞教矣

王世貞曰李子之文沉深莽宕激昂鼓壯喑嗚憯悽忽正而奇正若嶽厲奇若海颶

張以忠曰神骨高凝筆力雄勁而頓宕運旋工巧尤

在矩法之外自是開闢手

捨筏達岸之論千古不易然水落石出作者自有其候不可一槩律也

空同先生可謂能匠心結搆者矣而仲默尚爾云然今之人漫云不朽業談何容易

岸然自負

何景明與空同先生論詩書

敬奉華牘省誦連日初憮然若遺既渙渙然若有釋也發迷徹蔽愛助激成空同子于功德我者厚矣僕自念離析以來單處寡類格人遜德程缺元龜去道符爽是故述作靡式而進退失步也空同子曰子必有謗謗之評夫空同子何有于僕也然僕所自志者何可弗一質之追昔為詩空同子刻意古範鑄形宿鏌而獨守尺寸僕則欲富于材積領會神情臨景構結不倣形迹詩曰維其有之是以似之以有求似僕之愚也近詩以盛唐為尚宋人似蒼老而實疎鹵元人

縱心千載與古人遠結心期繼响流美自是豪傑苦心研刻處

爽音亮節情詞高妙

似秀俊而實淺俗。今僕詩不免元習而空同近作間入于宋。僕固蹇拙薄劣何敢自列于古人。空同方雄視數代立振古之作。乃亦至此何也。凡物有則。弗及者及而退者與過者焉。均謂之不至。譬之為詩。僕則可謂弗及者。若空同求之則過矣。夫意象應曰合。意象乖曰離。是故乾坤之卦。體天地之撰。意象盡矣。空同丙寅間詩為合。江西以後詩為離。譬之樂。衆響赴會。條理乃貫。一音獨奏。成章則難。故絲竹之音要眇。木革之音殺直。若獨取殺直而并棄要眇之聲。何以窮極至妙。感情飾聽也。試取丙寅作。叩其音尚中金

讀大復先生此文大似從晉魏六朝脫化來而又以空同主曹劉阮陸爲未盡詩之妙則原非畢力于一家言者

富于材積固是正論而刻意古範則空同邁往之苦心也然日間入于宋意亦

石而江西以後之作辭艱者意反近意苦者辭反常色澹黯而中理披漫讀之若搖鞞鐸耳空同貶清俊響亮而明柔澹沉著含蓄典厚之義此詩家要旨大體也然究之作者命意敷辭兼于諸義不設自具若閑緩寂寞以爲柔澹重濁剜切以爲沉著艱詰晦塞以爲含蓄野俚輳積以爲典厚豈惟繆于諸義亦併其俊語亮節悉失之矣鴻荒邈矣書契以來人文漸朗孔子斯爲折衷之聖自餘諸子悉成一家之言體物雜撰言辭各殊君子不例而同之也取其善焉已爾故曹劉阮陸下及李杜異曲同工各擅其時並稱

氣格不無與時高下耳

此並能尚論古人者

名論必不可朽

能言何也詞有高下皆能擬議以成其變化也若必例其同曲夫然後取則旣主曹劉阮陸矣李杜卽不得更登詩壇何以為千載獨步也僕嘗謂詩文有不可易之灋者辭斷而意屬聯類而比物也上考古聖立言中徵秦漢諸論下采魏晉聲詩莫之有易也夫文靡于隋韓力振之然古文之灋亡于韓詩溺于陶謝力振之古詩之灋亦亡于謝比空同嘗稱陸謝僕參詳其作陸詩語俳體不俳也謝則體語俱俳矣未可以其語似遂得並例也故灋同則語不必同矣僕覩堯舜周孔子思孟氏之書皆不相沿襲而相發明

看此一段議論便可參大復學問得力處

是故德日新而道廣此實聖聖傳授之心也後世俗儒專守訓詁執其一說終身弗解相傳之意背矣今爲詩不推類極變開其未發泯其擬議之迹以成神聖之功徒敘其已陳脩飾成文稍離舊本便自杌棿雖緣此即曹劉即阮陸即李杜且何以益于道化也佛有筏喻言捨筏則達岸矣達岸則捨筏矣今空同之才足以命世其志金石可斷又有超代軼俗之見自僕遊從獲覩作述今且十餘年來矣其高者不能外前人也下焉者已踐近代矣自創一堂室開一戶牖以傳不朽者非空同撰焉誰也易大傳曰神而明

忠告之語

之存乎德行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故可以通神明可以攝衆妙可以出萬有是故殊途百慮而一致歸夫聲以竅生色以質麗虛其竅不假聲矣實其質不假色矣苟實其竅虛其質而求之聲色之末則終于無有矣北風便冀反覆鄙說幸甚

空同報書未免激于氣故不錄

張以忠曰筆力勁古辭氣俊邁是自開堂奧者名世之作

又曰空同先生具命世之才凌厲百代其詩文宜無間然而大復猶諄諄規切如此可見古人朋友誼堅金石切磋不倦故能著不

朽之業今之人學力不足追古文章不足
垂後而互相推獎惟諛是聞匪佞則盲而
已讀此文當惕然一省



振飭風俗之志慨然見于言表
大意言有國家者欲士以節義自持必先預以節義坊維天下而後士有不易之捺國有莫安之寔不然素無砥礪之用一旦責人以飭義服節吾懼屹然能自立者少也縉紳先生讀之應亦捫心

上作論

夫觀世以易化者聖也。矯時以從俗者明也。物必有弊。承弊者復其盛。勢必有變。襲變者反其常。故五帝之世。循環不悖。而三王之時。因革竝施。夫世之所使。時之所移。從來遠矣。其原皆出於上之所作故也。夫好劍之門多創客。善醫之門多病人。物聚于所致也。故明聖之世。則人飾義而服節。汙濁之時。則人毀行而喪守。何也。致之者則然矣。正道壞則邪徑成。公室衰則私門盛。自古及今。未之有易也。正之與邪。公之與私。狃隸之人能辨其所好惡。然所從違非者。世之榮

自媿

叙事極变化

顯富厚者不在此而在彼也故五尺童子聞人稱其善士有不喜者也至於榮顯富厚之所在則雖有縉紳冠冕之徒士不棄廉捐耻以附者豈其所爲自喜者不如童子也勢至而利交則情動而蔽其心也是故上之人觀於時勢之變推於敎化之端明義崇節而絀勢利是以正道可復立公室可復振而遂邪順私之俗可絶也漢哀帝之寵董賢而孔光張禹皆在大臣位然身親屈焉王莽之世所謂臣服盡漢公卿楊雄最號恬於利祿然且爲媚作符命焉及至唐有八司馬者皆以其才而汙於王叔文之黨夫數子者

歷觀已事士君子可爲永鑒

嚴切沉古詞氣毅然高文杰筆

或榮耀終身或貶死當世卒爲世之恥詬不道於君子之門雖其所自立然亦上之所劘世之所移也夫至著者義也至尚者節也故上以節義較天下雖有惷愚必不以其身爲標矣雖有闒茸必不以其行爲名矣何者標者衆目之表而名者衆口之實也故章鵠以行賞士不射矣詈鬼以除病士不罵矣夫嚴母之育貞女也入則有重關之限出則有鳴玉之節寢則有縫結之固然後淫邪不入情欲無感而修潔之行成也是故節義者士之大防也先王以此防人故立激勵之方典勸賞之法致式閭之徽施表墓之恩

一結緊切嚴古

安車懸旌以彰其徵累帛加璧以示其予由是義明而節崇故雖有昏亂之世而無失身之士雖有汚隆之時而無回面之臣豈不由上之所作耶是故義者有國之維也節者有國之衛也國之有不固者維不立而衛弛也

張以忠曰節義者立身行巳之綱維士所自持若必待作于上則亦非純守矣然帝王明節餝義以治天下自是持世要術轉移風俗救正人心寔原于此文特嚴峻深雄絡撰古茂

選字雄勁而章法亦楚此文蓋爲風有位而作也高鍊沉雋

君子持身之本立朝之道礪世之權循此已足

徐禎卿崇化論

夫治與有兆亂生有徵本末消息皆有漸焉智者之所卜愚者之所忽也曷言之天下將治其象清明天下將亡其象穢濁清明者何吉士并進其道尚貞陽剛以舒泰之光也穢濁者何小人在上其俗尚羣陰惡糾障否之祲也故唐虞之世百辟維寅幽厲之世其臣好佞此治亂之所繇異也故君子立人之朝以嚴正爲本以忠慤爲節以廉直爲限以羞惡爲心故道義顯明風俗歸正此詩人所以歎咏於羔裘者也乃若廉恥道喪國維殄絕干忮交門邪曲黨媚詩曰

執其本推其用經世事業不外此

世衰道喪則賢否混淆其弊必至此極矣讀之令人可痛可涕

如鬼如魅則不可測鬼魅并作國胡不亡故嚴正忠慤廉直羞惡此八者賢士所恃以守身明君所藉以立國者也執其本推其用則咸熙之治太平之祥可立致也方今世遭末季大道既隱俗尚貪利而惡貧苦喜趨競而惡守玄附阿成風固祿營寵依𢾺仍陋莫敢正色直士肆言則曰狂稺廉夫秉慤則曰茸材毀蠧擿疵則曰昧體發姦正否則曰機擯賂鼠竇者有顯譽伐炎門者有幽黜巧容默者有高爵善甘奉者有最考剝民脂者有肥蔭沽軍功者有上賞向豪賦者有疾禍禁私利者有深訴豺狼載道狐鼠成羣

鑒其弊而返之端在有位

史漢文字爛熟于中而又能鎔鑄而出其詞局則似其氣格則遜矣

樗礫雜用瓦石同鳴教化隳頓仁義不明賢直發怒閭庶呻吟此皆國政之大蠹時俗之深痛也夫明者覩患于無形智者參慮于未萌易曰履霜堅氷至豈曰無慾此遲之漸也夫時消時息非天地之所生實在位之咎也詩曰赫赫師尹民具爾瞻可不慎哉且衰者盛之本也固者復之漸也天地之機生生不息而況于人乎若能補過反德滌穢布新砥礪道德之樸以弘教化之門熏貪鄙之穴隳彊右之垣崇鯁直之節斥同比之謀則大化流通四方爲極雖有狼莠嘉田之所不容雖有駑駟羣驥之所必蹝尚何賞而

議論平正詞章醇雅是一有關涉之作也

邪正關乎治亂收結更警

不勸何摧而不伏何決而不行何塞而不止則伊旦之功不足準三王之化不足爲也夫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堯舜之世不皆賢桀紂之世不皆愚禹皐用而天下之不仁者化矣祟侯婦寺進而天下之不仁者效矣故置醯則蚋生施飼則魚聚質澡則化虫祝則似此物類相感之機也又何疑焉吾居下位非敢好訕而禍在位也誠知邪正之機乃治亂之原不敢以不辯也

張以忠曰觀此文氣格是一西漢元成間文字

又曰中叚寫出季世景象士大夫宜一一深省

時明主聖雖憸邪亦化爲君子而天下受其福主闇時昏雖循吏不免于改節而生民蒙其害是故激濁揚清于上砥修厲行于下而民不安世不治宗社不靈長者古未聞也讀斯文者宜一撫躬三省

崔銑五吏說

深文鍊法此苛吏也而世尚之曰法理之吏飭外修譽此僞吏也而世尚之曰嚴明之吏逢顏逆向此佞吏也而世尚之曰恭謙之吏暴歛厚征此賊吏也而世尚之曰功能之吏巧征竊取此貪吏也而世尚之曰材幹之吏近臣狥私愛而稱之世主采浮稱而禮之禮之則加賞焉反是雖張季之平卓茂之眞延壽之正陽城之寛張堪之清近臣狥私惡而毀之世主感羣議而弃之弃之則罰加焉非介士必因賞而改心因罰而渝節五吏者治之蠹而貪爲之源也夫貪

非以自養巳也必遺近臣以求譽於是取之豪右豪右取之細民取之豪右什去其五矣取之細民什去其七矣久則罄夫徒貪民不儩而獲微也必制以苛苛必能而後行必覆以僞僞則讙民而恐上聞必悅以佞佞非征歛無以自見也必肆以賊如是然後可以遂貪是故五尚行而吏不良五吏與而民不安求國長治弗可得矣

張以忠曰此憤世嫉邪之論也讀之者髮指當之者汗顏

又曰沈俊伉爽是崔先生本色

前篇言胡之得志中國也禍莫烈于女眞而宋之不能酬恥于女眞也害莫深于和好始終失策所以不克光復舊物江左偏安此篇言蒙古奄有中華受禍爲更酷蕩滅倫紀蒙害爲更深自開闢以來未之前聞者賴我太祖爲萬靈

袁袠懲胡論下

昔蒙古氏以陰山之餘孽。遘陽九之否運。遭宋祚將頹。金籙告訖。奮自沙漠。奄有中原。天奬其兇。盜據神鼎。貆裘之長。偃然宸極。北窮幽陵。南界炎州。東際咸池。西漸虞淵。九夷八蠻。無思不服。自開創以來。獯鬻之強。提封之廣。未有逾此者也。然而醜俗昬風。多襲其故。詩書壞而禮樂崩。天地閉而賢人隱。聚麀之穢。扇乎宮帷。簒弑之禍。尋乎骨肉。三綱既絕。四維攸斁。由是大盜蜂起。神州鹿駭。涉勝之徒。竝起而亡胡。于時據州郡竊名號者。二十有七姓焉。然皆政刑不修。

國朝

請命振舉義旅芟刈羣雄驅除北虜乾坤蕩滌日月重光可謂建萬世之安矣然餘孽尚酋塞外往往擾我邊圉不肯稍息　成祖馴服鼎宅北平深維遺患躬驚六飛四空虜穴斯真一勞永佚之神謨也然再世而後已已之變萬難幾搖賴天之靈鍾簴無恙然

弑戮相勝攻城屠邑血流赤縣以暴易暴秦之與項相去幾何我　太祖皇帝躬龍虎之姿總江河之旅攬霸王之略恊天人之運不階寸土挺起塗山首下采石雄據金陵深根固本以基鴻業內引江東之粟外資淮泗之勢熊羆霧集爪牙川至寤寐以來王宋之英虛受以納陶劉之策推轂以重徐常之權分閫以崇李湯之任羣策畢屈百戰咸克算無遺規動無失慮彭蠡之役血戰累旬湖水變赤元兇授馘雖黃帝之涿鹿光武之昆陽方斯蔑如也遂乃九有歸心三靈効順不出建業而分遣虎臣摧劌寇如燎毛掃

與虜寇侵往往多警其為我中國患又豈獨震及邊垂已者奈之何視徼外為綏圖而不深維慮患乎殷鑒不遠當國者盍亦念諸

堅墉如風葉中原廓清河朔底定殘胡孽醜遠遁龍荒千古之克除百王之耻雪駿功茂烈自生民以來未有如我　太祖者也天下既定厭苦兵革雖肅清沙漠歲以為常猶未能窮追遐討使王庭絕于幕南困獸簒于故穴也我　文皇帝深籌遠算悟婁敬之讜謨念畱侯之遺策以為天子建都必居形勝金陵偏安非久長之至計也睿衷天啓秘略神授爰卽幽并以為鼎宅左控遼海後枕翳閭三關虎踞九邊繩貫固將以峻華夷之限陋周秦之都者也猶以不一勞者不永佚一日縱敵百世之患是故連年北討志

國朝

自後虜亦稍創

巳巳之變迄無能酬恥雪恨者虜日益得志以此

滅喬胡踰葱嶺出陰山勒銘碣乎燕然築京觀于瀚海蕭條萬里都不見虜雖秦皇之却匈奴漢武之攘單于固未能躬擐介胄蒙犯霜露離法宮之深密而馳騖乎不毛之地如我　文皇者也其爲子孫計萬世之深遠也一再傳後邊防漸懈胡運復振巳巳之秋土木之禍至今寒心猶賴社稷有靈也先悔禍喪君有君廟算亡失于謙竭忠于內石亨輸力于外京城危急而九服宴然故能反　皇輿于紫闥正帝座乎黃屋然而受降要害之城河套沃饒之藪遂棄爲外地水草耕牧虜獲其利成化以來火篩小王子跳

國初胡虜值衰殘之運尚時時寇侵邊邑況經百年蕃息之餘又因土木得志之後氣盛志驕其易視我中國久矣故懲胡之策不講虜患共未有艾也

梁猖獗大同宣府延夏甘肅疲于奔命朝廷旰食殆無寧歲迄乎今日吉囊侵擾尤異往時控弦十萬長驅深入蹂踐疆場殘毀城堡烽火通于秦渭羽書飛乎京轂挫衄不支失亡相繼情見力屈虜益得志又以債帥成風驍將失職鹽法壞而弗修屯田廢而徒設倉府空虛衣糧不給六邊之士枵腹荷殳日不一飽寒冬栗烈衣不蔽體虜至則喪膽褫魄奔北不暇虜退則上下相慶謂且亡事此誠賈生痛哭之秋江統憂思之日也何則劉淵石勒之雄不能有晉也吐蕃回紇之衆不能有唐也志不出金帛欲不過子女

遠慮訏謨國家大計莫急于此

自支金元肇禍虜志叵測其心且曰是中國者我嘗據有之矣蓋未嘗一日而忘中國也繇此言之然後知　文皇帝之慮患深而懲胡之策不可不熟講也

張以忠曰遠覽百年前事局灼見百年後情形總見胡虜必不能一日忘中國中國人必不可一日忘胡虜必掃穴犂庭如　文皇之大創而後　聖子神孫庶可享久安永治之福持論肫切憂思深長眞當事者之藥石也

國家治安雖賢才是賴賢才用舍惟選舉考課是關今之選舉既不過憑之三場之卷牘及至考課又不過聽之輊軸之循私于是名寔淆而賢否混矣士踡伏宵小盈廷求國之治其可幾乎此文感激時事而爲言之極其忼爽

高岱賢實論

國家之所以不治者賢否之淆也賢否之所以不得者名寔之眩也雖有中主無不願治雖有亂世無不求賢然卒不能得賢而致治者眩于名寔故也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此卽後世之選舉也又曰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此卽後世之考課也兹唐虞之治所由盛也漢興雖襲秦陋然其舉士之科猶曰孝廉茂才賢良方正至其任官也而其君猶汲汲於名實之綜核是雖不告朔而猶有餼羊之存也故三代而下漢治猶爲近古魏晉以來其舉之者

先舉歷代用才得失以見欲清賢否之途先當審名實之辨

以文藝其考之者以簿書刻文藝之浮靡而破簿書之資格者固已難其人矣如是而欲求賢才之得國家之治誠孟軻氏所謂緣木而求魚者乎世之言治者乃諉於無賢而託於才難之說嗚呼世豈有無賢者哉高帝之所與創漢者亡秦之所擯也太宗之所與造唐者暴隋之所斥也驪山徒隸之張晉陽召募之卒一旦皆起而爲純臣名將孰謂世之果無賢也然使秦隋而知其爲賢則亦何肯擯斥之而資漢唐之用耶其所以擯斥之者束於條格之謬障于毀譽之言而名實之不審也明興幾二百年求賢非不至

精神振發氣勢雄勁識調俱絕

吾恐隱汚之行藏于裏而光大之議揚于廷者多也

于科目中循名責寔洵難

也。所立之法。非不詳也。所病者名實之竑而賢才之不多得也。何以見其然也。今三歲而比士于鄉又會比于京師。所得蓋千二百餘人。此千二百人者。固掄時之選。而弘化之才也。今取其所試之文而讀之。莫不宗聖而媲賢。崇王而黜伯。非五帝之佐不列于議。非三王之輔不纂于籍。蕭曹房杜而下。率置貶辭。信如所言。是國家三年之間得尹説旦奭者千二百人也。而百度之未熙。庶民之未乂。內治之未脩。外攘之未振者。奚以故也。則取之者以名而未以實也。然猶可諉曰。舉之姑以言。俟其服官政而後試之用也。則

若而人者唯知植桃李于私門國家利病生民休戚於我何預而必以掄才舉賢而已任哉

有考課之法焉及觀其所以考之於用者猶如是也外則羣長考其鈐轄而總之以制使內則臺省各考其僚屬而領之于考功銓衡者又總攬而斟酌之是非不詳也然不公者或狥于愛憎之私不明者或移於毀譽之謬不精者或蔽于簿書之欺不勤者或憚於權貴之撓貪酷而欲薄其罰則附于才力之不及剛正而欲害其賢則誣以素行之不謹以廉舉者以貪敗而不詰舉者之非以能薦者以罷黜而不劾薦者之罪其甚可惑者則遷秩之後復以前任而罷之夫果不肖耶何爲而遷也果賢耶又胡爲而罷也乎

大臣無激濁揚清之志而惟知媢嫉賢才于是所奉皆僉壬所擯皆君子可恨可痛葢可深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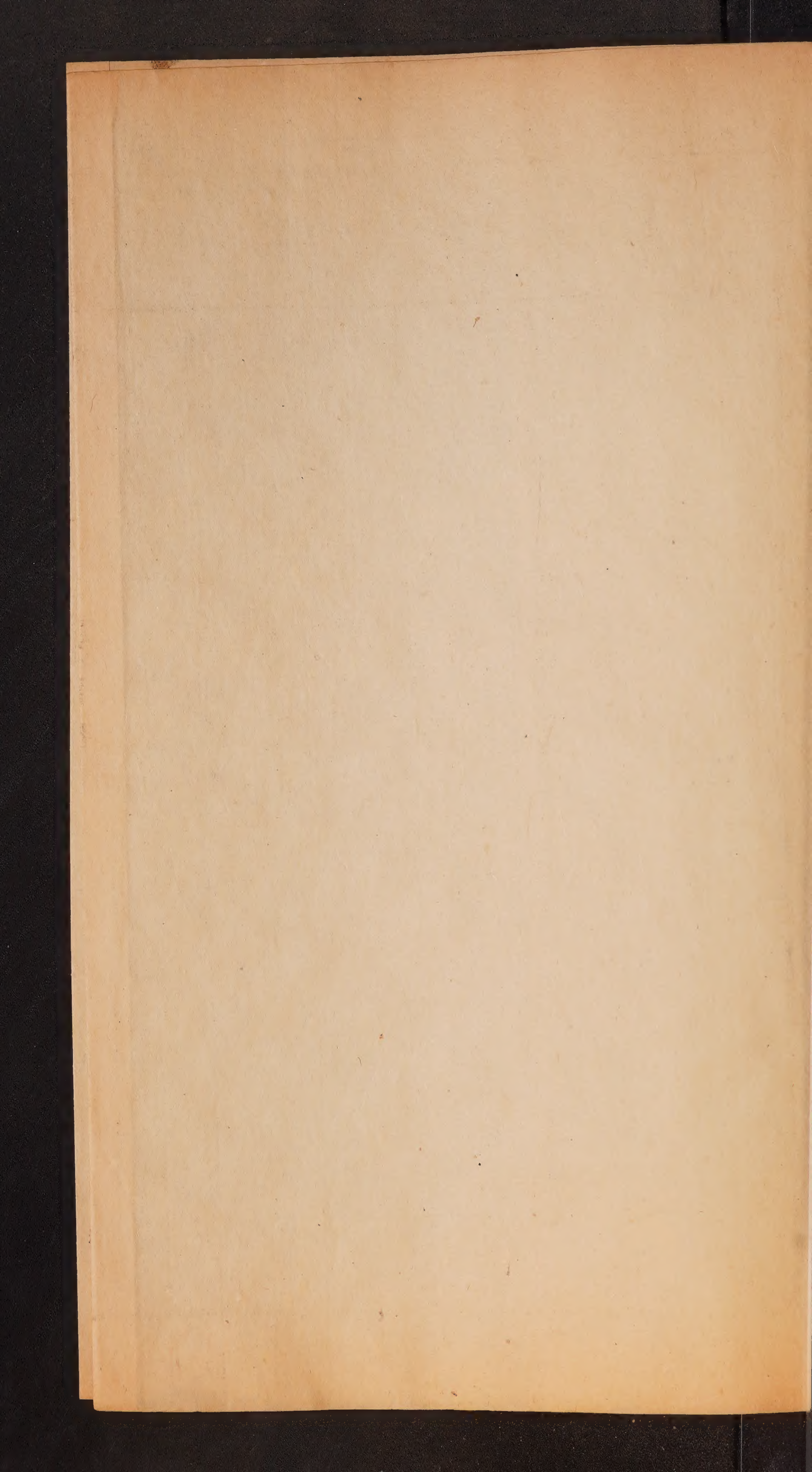
謬若此其何以得賢才之實而服天下之心乎今薦舉之疏給繇之籍孰不曰廉曰能曰勤政曰剛正曰慈恕曰公明其績莫不昭然有可紀述銓部錄此而進退之是年黜幽而歲登明也是國實又歲得其說且奭若干人也然而百度之未熙庶民之未乂內政之未脩外攘之未振者又奚以故也則考之者以名而未以實也下襲上訛後踵前弊往事已非來憂方永然則天下將何時而治乎今國家幸無事耳內外大小之臣率玄談迂論一旦不幸而有事吾懼其可倚而重者必不多也何以知其然也往年宸濠作逆

正德十四年寧王宸濠反殺巡撫孫燧副使許逵

隱痛無窮

一旦而收縛九十餘人此九十人皆百一而用什一而存者而當時伏節死義則孫許二臣而已耳嗚呼國家養士數千拔此九十人而用之崇之以高官豢之以厚祿而盡忠報國止二人焉是亦可痛哭而流涕也已夫當時選舉之所遺任用之所棄安知無更如二臣者乎名實之眩而用舍之謬也方今大半縱橫疆場多事頻歲簡將連年用兵而卒無建掃蕩之勲者豈當今之世獨無人乎其眩於名實之故耳嗚呼然則天下當何時而治乎

張以忠曰高才老識而詞調雄勝固屬名手



一旦而收縛九十餘人此九十人皆百一而取什一
而存者而當時伏節效義則孫許二臣而已耳嗚呼
國家養士數千拔此九十人而用之崇之以高官豢
之以厚祿而盡忠報國止二人焉是亦可痛哭而流
涕也已夫當時選舉之所遺任用之所棄寧知無更
如二臣者乎名實之眩而用舍之謬也方今大寇縱
橫疆場多事頻歲簡將連年用兵而爭無遺捕為之
勲者豈當今之世獨無人乎其眩於名實差較者嗚
呼然則天下當何時而治乎
張以忠曰高才老識而詞調維勝國寓吾子

